

# 清明節，我終於收到花

作者: 五月的天氣有點熱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清明節，我終於收到花

花，對於女性來說，有一種莫名的魅力。

無論是孩提時代，還是青春少艾，抑或是成熟嫵媚，甚至是風燭殘年，無一個時間線的女性是不想收到花的，這與任何種族、國籍、文化背景、學歷無關，彷彿花就是為了女性而存在，沒有一個女性能對花產生抗體，要說是有的，只會是對送花者有抗體，而非花。

我，作為一個女性，當然不例外，我對花的渴望勝過任何人，而偏偏我生前卻從來未收過花，一朵也沒有。

每年生日、情人節，我也期待有人送花給我，但每年期望都總會落空，到後來我甚至連母親節、清明節、重陽節等所有可以和花扯上關連的節日，也期望哪怕有一個人會送花給我，可惜依然沒有。

我記得有一次和公司的三八團抱怨。

「我已經連續廿五年食白果喇，靚女收到花正常，死人收到花我都算，但係連隔離team個千年豬扮人都收到花，我真係唔知啲人係咪盲，好失敗啊！」

「傻喇Lily，你唔駛咁灰喎，個豬扮人都係自己買畀自己啫，邊有人送畀佢呀。」三八團團長Rose說。

「Lily，你唔係有條仔咩？一齊咗好耐，佢無送畀你咩？」三八團團員Violet問。

「唉，佢呢舊木頭，我明示暗示過n次，佢都係無行動，真係遲啲搵到個好嘅飛鬼咗佢，咁死蠢。」

「男人係咁死蠢嘅，無啲情趣，唔啱你都買返紮送畀自己囉，無人知嘅。」三八團團員Jasmine提議。

當然最後我無自己買花送給自己，因為我一直相信花要別人送才行。

在三年後，我二十八歲，和口中的木頭結婚，正式成為了宋太，然而我還是未收過一朵花。

小時候，我幻想過我的白馬王子會拿著一大束玫瑰花向我求婚，然後我們在滿佈花朵的教堂說愛的宣言，在眾花的懷抱中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，但可能隨著年紀漸大，由自己小時候的幻想慢慢返回現實，同時身邊的朋友又陸續結婚，好事的親戚又催婚，社會風氣又令我覺得年紀漸長、選擇漸少，最後在半朵鮮花也沒有的情況下含淚答應，再含淚行禮，我猜木頭先生，即是我丈夫窮一生也不知我含淚原因。

婚禮也是一切從簡，畢竟木頭先生家境清貧，只在婚姻登記處簽字宣誓便完成，也只邀請了少數親朋戚友來觀禮，簽字後也只在附近的酒樓吃飯當喜宴，不要說花球，連婚紗也沒有，但這簡陋的婚禮卻是我第一次收到木頭先生送我的花——西蘭花，西蘭花炒蝦球的花，他挾給我的，如果這也算是花的話。

婚後我搬去和他一起住，兩口子省吃儉用，兩年後終於儲夠首期買樓，脫離公屋魔爪，木頭先生工作也轉趨順利，連番晉升，成為分區經理，我也辭工全心做家庭主婦，而我們也迎來首個的愛情結晶品

。懷胎十月絕不容易，口味的改變、情緒的波動、習性的不同、身材的發脹、身體的疼痛、行動的不便，各種加起來如果只有我一人肯定支撐不到，幸好我身邊有體貼的先生、熱心的奶奶、愛我的父母，在他們的照顧和愛錫下，我的孕期總算過得不錯。

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四日，我們的愛情結晶品出世了。在產房內，木頭先生一直陪伴著我，他天生憨厚蠢直的臉容在這天展現出了我一生也未見過的豐富表情：緊張、擔心、著緊、喜悅、興奮、恐慌、激動、嚎哭。他表情豐富的臉孔是我最後記得的東西，亦是我忘記疼痛的最佳藥物，孩子生出來後，我終於聽到他說要送我花，我很開心，我終於等到了，我展露了微笑，或者這微笑不是我控制的，而是神經抽搐而造成，我眼角也流下了一滴淚，而木頭先生則伏在我身上哭著說一直以來辛苦我了。

產房外，奶奶和父母得知我為宋家添丁均歡喜雀躍，孩子的名在我生前已經改好了，叫宋一枝，他們也沒有異議。

產後七天，我終於出院回家，回到家便看到飯桌上多了一個小花瓶，花瓶插了一枝玫瑰花，我心知玫瑰花是送給我的，但既然不是他親手送我便不當收到了。

木頭先生在孩子出世後變得更加勤奮，以前從不加班的他，現在經常工作至夜深，有時甚至在公司過夜，對我不聞不問，但我也不能阻止，始終他是為了這個家，只能默默做他背後的女人，但看著他日漸消瘦憔悴我還是很替他擔心。而一枝則由奶奶代為照顧，畢竟她經驗更豐富，照顧得更好，而且她也想多點時間抱孫，所以我有時會去奶奶家和一枝玩，每次我逗得他騎騎大笑的時候，奶奶總會無視我走來參一腳擠開我，抱起他和他玩，這令我很沒趣。

老公不在，一枝也不在，只有我一人在家，但身為太太的職責還是要盡的，家務做好做妥，沒有地方可挑剔，不過長期被冷暴力對待令我很不是味兒，我唯一能傾訴的對象只有我父母。

俗語說女人在家是工人，在娘家是公主，有娘家的女兒像個寶。當我去到家門前，不知何故多了一個老公擋著我的去路，怎樣也不讓我進門，無論我怎叫怎喊，父母也好像聽不到一樣。

老公不理我，奶奶不理我，連我親生父母都不理我，難道這就是「要仔唔要慳」？既然他們不理我，我走好了，去一個他們找不到我的地方生活。

於是我去到一個遠遠的山上，上面全部都是被無視的伙伴，原來世上不只我一個人被無視，和他們說說笑笑，日子過得很快，生活也開心起來，被無視的事慢慢拋諸腦後，偶然我還會去看一下一枝和老公，發現老公精神變好了，也長肉了，我也放下心頭大石。

二零一九年四月五日，這天山上突然熱鬧起來，人頭湧湧，源源不絕的人帶著不同物品來山上探望我的伙伴，過往被無視的大伙在這天變得被重視，大家也開心了，探望的人和被無視的人有笑有喊，場面異常感動，我也差點哭了。

淚眼汪汪的我被遠處而來的四大一小吸引住目光，待他們越行越近的時候，我的眼淚差點自己流下來，幸好我還能強忍住，行頭的正是木頭先生，他手執一束紅色玫瑰花，後面有我父母和抱著一枝的奶奶，他們原來還記得我！

木頭先生一臉愁容，疲態盡露，臉帶歉意走到我面前，我看得出他是來道歉求我回去的，還手拿著花要我原諒，一看到花我心便軟了。

「老婆，對唔住，你生完之後我一直用工作嚟麻醉自己，唔想去面對，不過我唔係有心，而係我唔識點去面對。」木頭先生哭著說。

「傻瓜。」我淚水終於決堤。

「我知你生前一直好想收花，我一直都知，我唔係無買，而係買咗一直唔敢送，我每年都有買，因為當時我能力只夠送一枝百合花而唔係玫瑰花，所以我唔敢送，驚你畀人笑。到你有咗一枝之後，我都終於有能力，本身諗住二月十四送一束畀你，點知都未得閒買你就入咗產房，我都未準備得切。」木頭先生繼續哭訴。

「唔緊要嘅，我明，我明！」我也哭成淚人。

「雖然係遲咗，到今日我先可以送到畀你，但都希望你接受，對唔住，希望你收咗佢，同埋原諒我呢個咁無用嘅老公。」之後他轉身抱著兒子到我面前，再說：「一枝，呢個就係你媽媽，以後記住嚟探多啲媽媽，你媽媽好叻好犀利嘅，你以後都要好似佢咁呀。」

在清明節這天，木頭先生把玫瑰花親手送給我，雖然我拿不到，而且我愛的是百合花，但我終於收到花。